

宏圖出版社出版

潮州話故錄

羅
娘
著



羅
煥
著

潮
州
話
故
錄

宏
圖
出
版
社
出
版

潮州話故錄

羅 焯 著

*

宏圖出版社出版

Whang Tao Publishing Co.

九龍欽州街78號十一樓

78, Yen Chow Street, 10th Floor

Kowloon, Hong Kong

新雅印務公司承印

香港灣仔洛克道494號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目次

(一)

潮學宗師趙德	一
吳子野和蘇東坡	四
馬發死守潮州	九
陳璧娘的「平元曲」	一二
郭貞順勸夫不事元	一五
蘇福的詠月詩	一八
進士翁萬達	二二
郭之奇的「絕命詩」	二六
黃石齋的傳說	三〇

林鳳與菲島的關係·····	三三
羅大綱其人·····	三六
丁日昌其事·····	四〇
華僑許雪秋·····	四四
張弼士爲人行狀·····	四七

(二)

韓愈治潮始末·····	五〇
韓愈示姪孫詩·····	五四
李德裕謫潮州·····	五七
陳堯佐與戮鱷文·····	六〇
趙鼎的遺跡·····	六四
文天祥在潮陽的日子·····	六七

謝翱和潮州的關係·····	七二
鄭成功與潮州·····	七六
劉潮鎮與三春夢·····	七九
林則徐道卒普寧行館·····	八四
人境廬有關潮州詩草·····	八六
丁未黃岡之役·····	九一

(三)

「觀稼亭」和潮州古代農業·····	九六
白鸚鵡賦碑石·····	九九
韓木的傳說·····	一〇三
禪宗勝地「靈山寺」·····	一〇六
潮陽雙廟·····	一〇九

「韓帕」與「蘇笠」……………一二四

「和平里」碑事蹟記……………一二七

辭郎洲與侍郎嶼之辯……………一二〇

陸秀夫墓之爭論……………一二四

後記……………一二八

潮學宗師趙德

潮州設郡治最早始於東晉，當時叫做「義安郡」，到了隋朝時才改爲「潮州郡」，後來又廢「潮州」這名稱，復稱「義安郡」。到了唐朝武德五年又改爲「潮州」，從此「潮州」之名一直到現在。不過當時的潮州和後來號稱「海濱鄒魯」的潮州是大不相同的。唐韓愈被貶潮州，他上任後向憲宗皇帝上了一份「潮州刺史謝上表」，稱潮州爲「蠻夷之地」。說他在潮州做官是與「魑魅爲羣」。可見當時潮州的文化比起京城長安來，還是相當落後的，於是他命進士趙德設置鄉學，並自己拿出俸金作爲舉本。蘇東坡在「潮州韓文公廟碑」中，這樣稱讚這件事：

「……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至今號稱易治。……」

潮州學校之設立，在五代以前，沒有史籍可稽考，相信已有一些讀書人，不至於像蘇東坡所稱全「未知學」，至少趙德就已是進士的潮州人了，再推遠至漢朝，就有揭陽人吳碣於漢獻帝建安中，舉孝廉，官至安成長之職。

可以說韓愈出錢出力爲潮人辦學校，是開了潮州地區有學校的先河，而趙德則是實實在在的第一個拓荒者。

趙德是海陽人（今潮安縣），在唐、代宗朝大歷十三年（公元七七八年），中戊午進士，韓愈到潮後，和他互有交往，稱他爲人「沉雅專靜，頗通經，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論說且排異端，宗孔氏，可以爲師」（見韓昌黎「潮州請置鄉校牒」）。所以他便請他攝海陽尉，做衙推官。專負責州學責任。

後來韓愈改任袁州刺史，要請他同去，他爲了把精力貢獻給家鄉的辦學工作，便婉拒所請，韓愈深受感動，極力稱讚他的情操，特賦詩「別趙子」相贈，詩錄如下：

「我遷於揭陽，君先揭陽居，揭陽去京華，其里萬有餘，不謂小郭中，有子可與

娛，心平行高，兩通詩與書，婆娑海水南，簸弄明月珠，及我遷宜春（即袁州），意欲携以俱，擺頭笑且言，我豈不足歟，又奚爲於北，往來以紛如，海中諸山中，幽子頗不無，相期風濤觀，已久不可渝。又嘗疑龍蝦，果誰雄牙鬚。蚌贏魚鼈虫，瞿瞿以狙狙，識一己忘十，大同細自殊，欲一窮究之，時歲屢謝除。今子南且北，豈非亦有圖，人心未嘗同，不可一理區，宜各從所務，未用相賢愚。」

同時韓愈又把自己寫的文章相贈，趙德讀後寫了一篇序文稱說韓愈的文章爲高手筆，比美古代遺文，而論說的道理又是綜合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孟、楊……等人的精華。趙德對韓愈文章的見解，是很中肯的評論，也就是如蘇東坡說的「文起八代之衰」之義。

從趙德的文章和爲人氣節來看，他該是潮學的宗師，這是可以肯定的，而韓愈只是提倡一下而已。在潮州鄉賢中他被列入八賢之首，稱爲天水先生。潮州的韓文公祠，往往也附有他的神位。他的文章「文錄序」收在「昌黎先生集傳」中。

吳子野和蘇東坡

宋代潮州名士吳子野，又名復古，揭陽人。據說他爲人「志趣超逸」，爲「有道之士」。待制李師中對人一向高傲，但見了吳子野，也不得不讚他爲「白雲在天，引領何及。」元豐中他應舉不第，但因其父爲翰林院侍講，故從遊於京師，得以和當時的公卿名士交往，人緣甚好，尤其和蘇東坡兄弟更稱莫逆。「潮州志」說：「蘇軾兄弟皆傾下之。」

吳子野家有「歲寒堂」，堂下藏有十二塊石，據說是他從登州返潮州時，友人解貳卿送給他的。這些石「五彩斑斕，或作金色」，「皆秀色燦然」。蘇東坡曾爲此事，給他作了「歲寒堂十二石記」，文中除了介紹登州石的優點以及得石經過外，最後還說：「近好事能致石者多矣，未有取北海置南海者也。」點出子野的特殊趣味愛好，其實這也是他自己早年的寫照。

後來子野倦於趨世，認爲「黃卷塵中非我業，白雲深處是吾家」，便在潮陽的蕪田山築庵，過着隱士式的生活。蘇東坡給他這庵起了個名，叫「遠遊庵」，並爲他作「遠遊庵銘」。其序云：

吳復古子野，吾不知其何人也，徒見其出入人間，若有求者而不見其所求；不喜不憂，不剛不柔，不惰不修，吾不知其何人也。昔司馬相如有言，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臞，意甚鄙之，乃取屈原遠遊作大人賦，其言宏妙，不遺而放。今子野行於四方十餘年矣，而歸於南海之上，必將俯仰百世，奄忽萬里，有得於屈原之遠遊者，故以名其庵。

東坡在惠州爲官時，子野曾至惠州，同他暢論養生之道，子野所持「安」「和」之見，頗爲蘇軾折服。子野又教蘇軾以食芋方法。惠州本盛產芋，人多食輒生病，子野謂此非芋之過，而是做法有問題；指出當時惠州人煮芋和皮水煮，俟凍後進食，不但味道打了折

扣，而且長食冷芋，對腸胃必有影響。他的食芋方法是：把芋去皮，用濕紙包好，煨至熟，趁熱進食，這時芋鬆而膩香，益氣充飢，兼而得之。復曾於除夕前夜，親自煨芋兩個，餽贈東坡，以資嘗試。具見東坡與子野之間，交情爲何如。

那時候，他們又曾同遊羅浮山。及至元符三年，蘇東坡遇赦北返，吳子野從番禺追送至清遠峽，半途子野病逝，歸葬潮陽蔬田山，東坡作祭文云：

嗚呼，子野道與世違，寂然自求，闔門垂帷，兀然坐忘，有似子微，或似壺子，杜氣發機，遍交公卿，靡所求希，急人緩已，忘其渴飢，道路爲家，惟義是歸，卒老於行，終日不非，送我北還，中道弊衣，有疾不藥，但却甘肥，問以後事，一笑而麾，飄然脫去，雲散露晞，我獨何爲，感嘆歔歔，一酌告訣，逝舟東飛。

據東坡後來寫給子野兒子的信說，他與乃父有着二十年的交情，在這二十年中，他們除見面外，也互有書信往來，東坡曾致書子野「論韓文公廟碑事」，論證潮式瓦屋，其具魚鱗鳥翼之狀者，早見於韓愈之前。當吳子野作隱士出家時，東坡曾作「聞潮陽吳子野出

家」一詩。詩云：

子昔少年日，氣盍閭里俠，自言似劇孟，叩門知緩急，千金已散盡，白首空四壁，烈士歎暮年，老驥悲伏櫪，妻孥真敝屣，脫棄何足惜。四大猶幻塵，衣冠矧外物，一朝發無上，願老靈山宅，世事了如何，禪心久空寂，世間出世間，此道無兩得，故應入枯槁，習氣要除拂，丈夫生豈易，趣舍志匪石，當爲獅子吼，佛法無南北。

子野後來絕粒不寢，蘇過作詩戲之。東坡亦有和章，詩云：

聊爲不死五通仙，終了無生一大緣，獨鶴有聲知半夜，老蠶不食已三眠。憐君解此人間夢，許我時逃醉後禪。會與江山成故事，不妨詩酒樂新年。

詩題爲：「吳子野絕粒不睡，過作詩戲之，芝上人、陸道士皆和，予亦次其韻」。雖然蘇東坡很是敬重子野，交情也篤，但從前錄兩詩看來，子野晚年的出家遁世，蘇東坡是不表同情的。

除了上面兩首詩外，東坡還會和其弟子由詩二首以贈吳子野。題爲「次韻子由贈吳子

野先生」：

馬跡車輪滿四方，苦爲閉暑小茆堂；仙心欲捉左元放，癡疾還同顧長康。
江令蒼苔圍故宅，謝家語燕入華堂；先生笑說江南事，祇有青山繞建康。

子野的兒子叫芑仲，人稱吳秀才。曾作「歸鳳賦」寄給蘇東坡，蘇復書謂：「興寄遠妙，詞亦清麗，玩味爽然」。評價甚高。該賦可能是談及蘇東坡北歸之事，可以說是東坡與吳子野的兩代交情了。

又據「夷堅志」說，相傳在宋紹興三年，有海賊黎盛攻陷潮州，他親自登開元寺塔指揮嘍囉劫掠，見「遠遊居」，便對左右說那裏是子野與東坡居士流連之處，不要去損害，並傳令部下即速離開，這樣才使附近村落免於遭劫。「夷堅志」這個傳說自然只是傳說，因爲「開元寺」在潮安城，而蕪田則在潮陽，黎盛他們何以能一眼看見，即使是真的能夠看見，可以肯定那一定是另一「遠遊居」。但從這傳說，可見吳子野與蘇東坡的交情，在潮人心眼中的地位了。

馬發死守潮州

潮州婦孺熟知的抗元故事中，馬發的死守潮州，是可歌可泣的地方史話之一。

馬發爲海陽人（今潮安），原爲海陽縣摧鋒寨正將，宋德佑元年，海陽知州葉候，得驛報，得知元兵已攻陷了臨安府，宋度宗趙昀，及母后等三宮俱已被擄北去，又聞說江西、湖南等各省都相繼降元，元軍正在大舉南下，箭頭指向潮州。葉候聽了嚇得半死，即刻把印綬交給一位姓柴的通判，自己只顧逃命去了。德祐二年五月，文天祥，張世傑，陳宜中等擁度宗長子益王是在福建繼位，是爲端宗皇帝，並改元爲景炎元年。當年十二月他們乘舟逃至厓山，便遣安撫使方興來潮州慰諭，並命馬發承領州事，官稱安撫使，奉命鎮守潮州。

景炎二年，元朝鎮撫忽魯渾統兵到潮陽，命先頭部隊一人，到海陽向馬發招降，馬發嚴詞拒絕，決心抗禦。不久元兵抵潮，馬發揮兵至鷄籠潭，與元兵接戰，擊退元兵。元將

唆都見出兵不利，連忙引兵東指，改去攻取惠州。第二年正月二十七日元軍又在潮人敗類陳懿等帶引下，再度來圍城攻戰。馬發固閉城中，軍民同力堅守。元軍日夜填濠堆壘，造雲梯及鵝頭車等，連夜準備突襲，却被馬發暗中派人把他們的工事焚燬，一直堅持了二十多天。元將唆都見連攻不下，便拿出「拜爵增秩」的辦法，驅令士兵爲他賣命攻城，一直到二月二十九日，宋守南門的巡檢黃虎子，恐城不能久守，用箭搭書射給元營的陳懿，暗與通謀，約定開門放元軍入城。約定之後，黃虎子便從東門開門出城棄守，元軍乘機擁入城中，當下馬發聞耗，即率所部剩餘軍士百多人，退入「保子城」（即城內城，依金山而築）中，圖作後計，無奈這時馬發已是勢窮力盡，難以抗拒元大軍，到了三月初一日，城中人疲糧盡，回天乏術，馬發乃令妻兒全家自縊殉身，接着自己也服毒自殺，壯烈爲國捐軀。潮州至此遂陷入元軍之手中。

元軍入城之後，進行慘無人道的燒掠淫殺。「三陽圖志」中的「元平潮州始末」記叙這件事說：「……大兵鼓譟入，城遂陷。焚民室廬，火焰亘天。城中居民無噍類。」「綱鑑」也有這樣記載：「戊寅三年二月，元唆都克潮州、屠其民，知州馬發死之。」